

11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 L 9301.74~~  
OCT 1 1928

Ch L <sup>R</sup>9297 / <sup>T</sup>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載筆之任本乎司曆克善厥職遂世其官自南北重  
黎二正是典義和仲叔四時分命周世文治簡求嗣  
掌諸侯司籍亦所圖任兩漢累盛九州洞別遷固父

子時推其長魏晉而下撰續不絕蓋亦著作之重貴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敷述雅志自成一

家者矣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

羲和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臣欽若若

按左氏傳重少皞之弟黎顛頊之子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

天地 周司馬氏世典周史

籍伯儼為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反

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董史董督晉典

漢司馬談武帝元鼎末為太史令子遷為郎中是時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周南洛陽也

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臣欽若

非曰太史公談也遷之自序不斥其父名 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泰山而予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

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夫也夫天下

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

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  
 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  
 歲而遷為太史紬紬音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後漢班彪光武時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  
 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與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  
 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明帝  
 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  
 其家書第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  
 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  
 奇之召詣較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  
 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  
 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三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晉華嶠為秘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

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  
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  
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館永嘉喪亂  
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  
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  
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弼之廣集百  
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  
禮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二世傳學九  
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

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梁裴子野爲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爲大中大夫  
文帝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子野  
嘗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辭松  
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  
仕梁爲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  
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爲秘書監知撰梁史事入隋爲秘書丞別勅成  
梁陳二代史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

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庶博訪撰續思庶流涕奉行思  
 庶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簿入隋補漢  
 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煬帝文業初  
 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庶踵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  
 稍就補續

後魏崔光為侍中中書監領著作撰魏史徒有卷目  
 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  
 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

鴻光弟敬  
女之子

延

昌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鴻又撰十六國  
 春秋勒成百卷

後周劉璠為內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始就未及刊  
 定而卒臨終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  
 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  
 述成父志脩緝家書

唐令狐德棻高祖武德中為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  
 太史令庾儉同受詔脩周史德棻孫暉代宗朝楊  
 綽為禮部侍郎脩國史引暉入史館脩玄宗實錄一  
 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

李延壽為東宮典膳丞父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嘗以

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書本國周悉別國未能備往往失實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所撰未畢而卒延壽以太宗貞觀中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始末脩撰凡十六載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劉子玄則天長安中爲左史兼脩國史子昺爲起居郎脩國史弟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脩國史

歸崇敬字正禮玄宗天寶未爲起居郎兼史館脩撰子登德宗貞元中爲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

柳芳爲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

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

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脩續芳孫璟開成初爲

翰林學士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爲皇

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爲詳悉卿檢永泰後試脩續之

璟依芳舊式續武德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

沈旣濟德宗貞元中爲史館脩撰建中實錄十卷文

宗太和初子傳師繼脩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特詔

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自序

自司馬談父子續先業齊世傳爲之史記以成一家

之言及其斷章自叙發明其族系稽古立論揚權其  
官守詮釋文理之要區別祖述之旨亦云備矣班范  
而降遵用舊式至於世胄之源派纂次之模楷似續  
之憑厚公襲之殊軌悉可徵焉然其講世德叙家範  
亦不能無虛美者矣

漢司馬遷字子長撰史記其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  
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也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  
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

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喜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傳謂手搏論而二之史記吳起贊曰非言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蒯曠其後也在

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守郡守也錯孫靳一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

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與之俱賜

死杜郵葬於華池地名在鄠縣靳孫昌又為秦王鐵官當

始學之時蒯曠玄孫邛為武信君將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

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



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

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長安北門也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一云百官表無太史公

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人淄川習道論於黃子儒林傳云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在馮翊夏陽縣耕收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禹所鑿龍門也

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會稽上有孔穴云禹入此穴闕

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薛彭城嶧縣名有山番鄒薛三縣屬魯迭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路

笨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今之雒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為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

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  
 來四百有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  
 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  
 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  
 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  
 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太史令細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言告於百神與  
 天下更始著紀

於太公史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止易傳終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

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董生日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計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救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一云差差以千里一云繆以千里

駟按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  
討賊而不改夫不通禮義之責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辭其罪也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大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稷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

姝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款請寬也藉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

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

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

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太

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

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在湯陰

漢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武帝獲麟

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者也

自黃帝始著十二本

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

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承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

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無窮已象王者如此

忠信有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

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遷沒之後文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

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

列傳言辭鄙陋世家龜策日者非遷本意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撰漢書其自序曰班氏之先與楚

同姓令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楚曹中而虎乳

之魯云魯澤也楚若敖娶於卽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卽濡於卽子之女生子文焉卽夫人使棄諸魯中虎乳之卽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

為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

號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遂

姓班為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雁門之縣致馬牛羊數

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

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

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馬邑人聶壹之內也

生孺孺為任陝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才為長子令上黨之縣回生况舉孝廉為郎積功

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人

為左曹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僂仔致仕就第賞累千

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占度也自

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况生三子伯旂釋伯少受詩於師丹

為侍中光祿大夫旂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

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釋少

為黃門郎中嘗侍方直自守遷廣平王相釋生彪彪

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肉足於財好

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子莊周也明帝叔皮唯聖

册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六十一 十三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  
 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叔皮著王  
 命論以救時難迴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  
 其美德訪問焉每事皆與典舉茂才為徐令以病去官後  
 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慶  
 不合其意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  
 曰固弱冠而孤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  
 學以著述為業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典籍故  
 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

於百王

德為百王之上

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

章

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之言也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

編於百王之

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德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

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

通

固所撰諸表序及至經典之義號為良史

為春秋考記表志撰凡百篇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

與孔融先等謀逆事發繫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

叙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弃之

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正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者將智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談功至于通解處皆自得之於習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所以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嘗耻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功巧圖績竟無得也嘗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辭不泥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性情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變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則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中來言之皆有實証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關史書正嘗學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



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  
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存裁味  
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  
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  
可有者悉令備難事不必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  
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古自體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

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至於  
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  
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  
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昔能無極亦  
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  
雖小小有意筆勢系决餘意不成就每愧此名  
梁沈約字休文撰宋書約稱史臣其自序曰昔少皞  
金天氏有胤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  
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姁辱黃沈子  
國今汝平興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晉使蔡

伐沈滅之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  
 有沈暹徵丞相不就漢初暹魯孫保封邑侯保子遵  
 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太傅九代孫戎字威  
 卿劇賊漢光武封海昏縣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  
 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為吳  
 郡後為郡人吳孫皓寶鼎初分吳郡為吳興復為郡  
 縣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  
 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王父戎徙官京師義熙十  
 一年高祖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卷戎子鄴零陵守  
 弟一子許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曇懷文其

後也許子鸞鸞子真真子儀少篤學有雅才以儒素  
 自業州郡禮請一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  
 矯字仲嘗以節氣立名仕為偏將軍封列侯孫皓時  
 有將帥之稱吳平侯不仕卒子陵元帝之為鎮東命  
 為參軍子延頴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參軍子警字世  
 明博篤有行業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  
 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警子  
 獲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為前軍主簿隆安三年  
 孫恩於會稽作亂三吳皆響應獲夫時在會稽恩以  
 為餘姚令恩敗警及獲夫遇害獲夫子淵子雲子田

子林子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尅京城封繁  
峙侯爲太尉參軍雲子元嘉中爲太尉參軍田子字  
敬先從高祖尅京城進平京邑封營道侯官至咸陽  
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博覽衆書矚  
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領建熙令封資中  
侯高祖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璞字道真好學  
不倦善屬文所著文章皆遇亂零落今所餘詩筆雜  
文凡二十首有子曰約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  
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餘二十所撰之書  
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  
失第五袞建元四年末被勅撰國史永明三年又叅  
蕙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此王役無暇後撰五年春  
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日曰臣聞大  
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  
峻帝烈弘深樹德徃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  
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觀亂秦之餘何用知漢祖之業  
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實臣  
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成旨是用夕揚載懷

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曆統天雖世窮八世年祇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長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王啓基各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名鍾鼎昭被方策及唐后暴朝前王罕貳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殆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具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愛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旗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文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于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但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繇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澹郗僧施義正前朝不耳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

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亾厝本紀傳繕寫已畢合七秩七十卷今謹奏呈所撰諸志湏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衣奉書以聞

北齊魏收撰後魏書自序曰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產產子欽成帝世鉅鹿守乃家焉收祖父悅濟陰守子子建益州刺史風化大行遠近清靜俄嘗衛卿元顥入洛子建遂攜家居洛南顥平乃就拜驃騎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十五已屬文值四方多難時習武事以文才除大學博士永興初遷中

書郎出帝狩嵩山之南旣寒苦朝野怨嗟帝與從官皆胡服宮人及妃王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武定中以嘗侍兼著作轉秘書監齊天保三年受詔撰魏史又詔嘗侍房延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共緝成紀傳

隋許善心爲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緝家書其序傳末述製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眷二統而降靈

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之宗極保上天之  
瞻命應下土之樂推莫不熱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  
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  
一致革命創制行素之道稽章紀事記言筆墨之官  
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  
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鼎入房傳夏  
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蕪四方  
之別擣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  
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迺  
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

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瓌涼能孤陋末  
職即署蕪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年  
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  
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彼  
焚蕩今止有六十卷在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  
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  
子錄一卷爲一秩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秩十卷其  
臣列傳二秩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  
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  
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秩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

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秩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唐李延壽撰北史其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秩爲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微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子而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周時裔係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

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右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十八載祚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極百王之弊救萬民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形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賴羯胡侵維沸騰磔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亾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

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拒先玉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亾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成百卷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頗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使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屬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顛退屏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

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段于大夫段于本其後也別孫慳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佑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羗於素昌一名臨陣殞命葬狄道後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狄道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戶椒取當戶子陵戰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



况况生孝本孝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名次公次公  
 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即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  
 柔字德遠仕晉為比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歷天水  
 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嵩字玄盛稱涼王謚  
 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嵩第二子歆字士業嗣  
 為涼公為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  
 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曾祖曉字仁略太尉  
 虎子也臣欽若等按唐書重耳生北齊天保中歷廣  
 熙熙生天賜天賜生虎也武東二郡太守曉生超字仲舉仲舉生太師字君威

唐初以竇建德禮部侍郎譴徒西會州忽忽不樂乃  
 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  
 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  
 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威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  
 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  
 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徃徃失竇嘗欲改正將擬吳越  
 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侍中楊恭仁鎮涼州  
 家富有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  
 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  
 州武德九年會赦至京師尚書僕射封德彝中書令

房玄齡並與太師親通觀留不去日時屬惟新人思  
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  
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趣裝東歸  
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脩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  
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  
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  
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敬播俱在中書  
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  
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編緝之  
暇晷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徙官蜀中

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  
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脩  
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  
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奉勅脩隋書十志復唯勅  
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出延壽不  
敢使入抄錄家業貧罄又不辦顧人書寫至於魏齊  
周陳宋齊梁隋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  
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與正史所  
無有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  
脩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

合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  
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準失者亦為改正之許令聞  
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周遍諮宰相乃表上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九

疏繆 不實 非才

疏繆

廣記備言國史之職也章往考來春秋之義也夫司  
記言動紬繹編簡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訓固宜書  
法不隱叙事可觀研思覃精間不容髮豈有脫落時

事采述異端體無舛而不倫文混漫而難辨否臧非  
允論以垂方物議旣喧訟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際宜  
圖任于良士焉

晉王沈初仕魏爲侍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郭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  
異事故頗行於世于竇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  
王隱爲著作卽後黜歸于家撰晉書成詣闕上之隱  
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  
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後魏鄧淵爲尚書吏部郎道武詔淵撰國記淵造十  
餘卷唯次年起君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李彪爲祕書丞奏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太和  
崔浩高允著作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  
事三無一存

崔鴻爲散騎嘗侍齊州刺史撰十六國春秋鴻經綜  
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  
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  
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嘗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  
鴻亦以爲臧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偉爲祕書監遷侍中中書令皆領著作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纂集及偉等誦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憑致史之遺闕偉之由也

比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卽詔撰魏史旣成時論言收著史不平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益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

楊休之爲中書監魏收之卒也文宣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淺延歲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人

宋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周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多妄繆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隋王邵爲著作卽累遷祕書少監在著作將二十年

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烈將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唐吳兢為左庶子史館脩書撰唐書九十八卷唐睿宗三十卷未就開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略不堪行用

又云兢居史職凡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

稱之末年傷于太簡出為荊州司馬累遷嘗王傳嘗以五代史繁雜及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

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畧兢雖老耄猶希史職而行其儻僕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書八十餘卷事多紕繆終不逮於壯年

令狐峘為左庶子史館脩撰在史館脩玄宗實錄百卷撰代宗實錄四十卷雖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至元和二年其子丕為太僕寺丞進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館贈峘工部尚書叙事用舍咸不當而又多於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傳直疏如顏真卿略而不載

不實

傳口書法不隱又曰不刊之書蓋聖人垂世立法

惡勸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瀆貨以隱惡或畏威而曲加文飾或徇時而褒紀勛伐恣筆端而溢美擅膏臆以厚誣宜當穢史之名豈曰傳信之實垂於後也不其惡歟

後漢靈帝時長水校尉劉琛等撰東觀漢記云中嘗侍孫程比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自程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晉陳壽武帝時為著作郎撰三國志初壽父為蜀將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亮子瞻

又輕壽故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歎之才言

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一說壽

云宦官黃皓竊弄權柄而瞻將護無能矯正也

又魏志云曹公與袁紹相持

於官渡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松之以為魏

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二十三

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

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

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

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出世安有數千之兵不得

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

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見奇非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王沉武帝時爲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

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梁沈約初仕南齊及武帝爲太子令家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帝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稱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吳均天監中爲奉朝請表求撰齊春秋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告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坐免職

蕭韶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一



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  
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  
清紀十卷矣韶乃史爲太清記其諸議論多謝昊爲  
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錄

北齊魏收天保中爲中書令兼著作卽詔撰魏史引  
史官竝非史才脩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收頗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  
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占舉言之則使上天按之當  
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嘗少卿脩國史得楊休  
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  
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  
祖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  
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史旣成時論  
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議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  
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  
盧裴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頃丘李庶家傳稱其本  
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宜收性急不勝其

憤啓誣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裴曰臣  
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着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  
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  
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  
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  
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  
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  
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  
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  
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  
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修傳  
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  
又以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  
有大功於魏室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後勅  
更審收又迴換遂爲盧仝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入署又先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龕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爲左僕射武平三年卒既後史筆多

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刁柔天保中爲國子博士時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嘗所嫌憚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

唐許敬宗顯慶中爲太子少師仍東西臺三品依舊脩國史先是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依紀傳之體撰成國史八十卷其後敬宗續脩增爲一百卷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不直論者尤之初虞世基與敬宗友善心同爲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彞時爲國史舍人備見

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彞立傳益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閭妄加其功績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七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

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脩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愛增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韓愈憲宗元和中爲北部郎中史館脩撰順宗實錄五卷至太和五年勅宰臣監脩國史路隋等重加刊正隋等奏曰臣自奉宣旨尋取史本欲加筆削述伏見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喬等各上草疏具陳刊改非宜又聞班行以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據實益出

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豈不宜盜竈之言及第五倫搗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

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蓋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兢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進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所書亦出非已元和之後已

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者宜付史官委之脩定則真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議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其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

他不要更脩餘依奏開元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謂宰臣鄭覃李回言李石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間為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宜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寬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戒

李紳會昌中為平章事監脩國史武宗遣紳與脩撰

鄭亞重脩憲宗實錄紳亞取行狀謚議將相之間過  
為增飾至宣宗中太中二年十一月勅憲宗實錄宜  
施行舊本其新本委州府長史察訪如錄得者並送  
史館不得輒留

周賈緯初仕漢為諫議大夫史館脩撰判館事乾祐  
中受詔與王仲實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  
錄緯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  
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啣之  
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挺他物  
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

切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日  
所觀不可厚誣結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十挺

非才

夫史氏之職掌四方之志善惡不隱言動必書固宜  
妙選良材圖任明職廣示懲勸之義備適詳畧之體  
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辭於千祀若乃司載筆之官昧  
叙事之方徒淹歲時空索編簡或抽繹之靡就或頒  
次之無文昧進曠官蓋可懲也

後魏李諧為長史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著作郎諧  
在史職無所歷意

孫惠蔚爲黃門郎代崔光爲著作首尾五載無所撰  
著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

劉仁之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  
筆

李琰之爲著作郎黃門郎皆脩國史每自誇文筆  
媿兄嘗景笑而不許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綴

谷纂爲著作郎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入國拜著作郎欽在  
河西撰蒙遜記無足可稱

游雅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北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引史官恐  
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  
仲讓雖夙涉朝位竝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崇見  
知全不堪編輯高季幹以左道求進

唐李融爲壽安丞開元中侍中弘文館學士裴光庭  
引融并拾遺張琪著作郎司馬利賓寺直弘文館撰  
續春秋經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相依左  
氏之體爲之作傳玄宗又手制褒賞之光庭筆削於  
李融書竟不就

柳玘爲吏部侍郎昭宗詔脩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

丞相監脩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脩乃奏玘及  
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太嘗  
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脩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  
字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總序

夫禮本太一而生緣人情以制故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繇是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焉唐虞命伯夷  
爲秩宗典天地人之三禮商因夏禮損益之可知周  
監二代其文彬郁春官大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其屬凡六十秦置奉嘗掌宗廟禮儀有丞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名員多至數十人漢興命叔孫通爲奉常制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奉嘗爲太嘗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舍官令長丞又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太嘗博士員十二人東漢因前制太嘗卿一人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嘗贊天子其屬有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每選試博士奏

其能否太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朔晦祭行陵廟丞一人以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其事舉廟中非法其署令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也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有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屠祭太祝令主席酒員吏其下又有斗食佐學士學事有秩祝人宰屠者等員太宰太子高廟等令亦然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官鼎俎饌豆之物凡國祭祀小宰陳饌具明堂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並二百石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

樂掌具陳序員吏丞一人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園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十六顏色和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也丞一人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先帝每陵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除掃丞及較長各一人較長主兵戎盜賊事丞皆選孝廉郎年少簿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侯司馬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

案食監即是食官令也大嘗有祠祀令一人後漢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竝太史章帝又置祀令丞丞延平元年省魏太嘗特置博士屬官有太祀令丞掌宗祀五帝之事又改太子樂令復曰太樂令丞武帝平荊州得杜夔能識舊樂章以爲協律都尉又尚書初置祠部曹晉承魏制有博士協律都尉員又統大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又有祠部尚書嘗與右僕射通職不嘗置又諸曹有祠部郎宋太嘗府有博士亦謂之太學博士齊因之梁陳亦兼統國學博士其丞視尚書郎太嘗凡統太學

太醫乘黃及諸陵等令丞又有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然齊太嘗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領官博士國子祭酒博士助教又統太廟明堂太祀太史廩犧太樂諸陵乘黃客館等令丞其下各有職吏又有祠部尚書右僕射通職不俱置梁太嘗統廩犧鼓吹太祝太樂清商鼓吹等署令丞太嘗位視金紫光祿大夫班第十四三品勳位丞班第五視尚書郎主簿一人其遷爲五官功曹又位不登十八班者別爲七班主簿第四博士兼統國學博士陳並因之後魏太嘗卿第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六品博士從七品太祝令從正九品祝史從九品下又置太樂博士六品下鼓吹令闕又有太醫博士助教太卜博士從七品下廩犧令從五品下又有儀曹尚書北齊太嘗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員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醫廩犧太宰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崇元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鼓吹兼領黃戶局丞太史兼領靈臺太卜二局丞又祠部尚書統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後周依周禮建官太嘗卿爲宗伯少卿爲小宗伯屬官有守廟典祀太司樂等中

大夫小守廟小典祀小司樂太卜太祝等下大夫又有小卜小祝等上士又有司郊治禮樂師樂胥司巫等中士及下士春官又有禮部後改爲司宗又春官之屬有典命後改爲大司理俄改大司理復爲禮部大夫隋太嘗等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膳四曹唐制太嘗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

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屬而行其政令少卿爲之貳屬官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太祝六人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奉禮郎二人掌設君臣之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協律郎二人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六風五音之節太廟齊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門僕京都各三十二人自少卿及諸令以下有丞主簿錄事府史典事掌故等負以屬焉太嘗自龍朔三年改爲奉嘗正卿又改禮部尚書爲司禮太嘗伯咸亨中各復舊光宅元年奉嘗改爲司禮

寺禮部為春官神龍元年司禮復為太嘗寺春官復  
 為禮部禮部摠判祠禮膳部及主客事奉禮郎本為  
 治禮避高宗諱改為太嘗又有禮直五人乾元初省  
 又貞元七年又置禮儀直兩員九年以太嘗寺禮院  
 置脩撰檢討官各一員禮生員三十五人長慶二年  
 又置守闕人太中四年詔曰太嘗少卿宜與太卿通  
 判文案五代因之無所改作夫人紀肇脩禮用為急  
 歷代而下厥職茂焉若乃稽古憲官因時變革本聰  
 明之至德非臣下之所專其有講貫藝文發明制度  
 折衷得失裁正是非必資洽聞克濟乃事至於四方  
 異俗五音制賜咸以類別亦用典掌則有苟合言  
 紊亂法度罔揆荒繆恣成矯誣有司之過可不慎歟  
 凡掌禮部有九門

制禮第一

夫禮者所以法天地之經建上言之紀教訓正俗防  
 邪窒慾序人倫而制邦治者也故三五異代而不相  
 沿襲蓋有損益之殊範圍革之異宜青素之尚不同  
 驪翰之變非一是以先王治定制禮因人情而為之  
 防者也夏商之代莫得而詳周姬之祖述參於經藝  
 漢氏而下儀法昭著故其弛張之名數創制之軌範

祀享朝宴之節文物聲名之度隨時降殺與運消長  
執簡所記咸足徵焉至或申命鴻碩加之論討泰酌  
前訓講求方冊形於撰集煥乎編綴亦類其說而次  
叙之云

周成王六年周公旦述文武之績制周官及儀禮以

為後王法臣欽若等曰周官即周禮也周公觀夏商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周公所制也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

編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呼音大拔劍擊柱帝患之通知帝益厭之說

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

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

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附也音扶日城

臣願顏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小主皆

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言行德教百年然後

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

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若女也鄙言不通遂與厥

微三十人西西入闕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課素

有學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繇蕞野外謂以茅樹地為纂位尊卑之

也春秋傳習之月餘通曰帝可試觀帝使行禮曰

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肄亦習也音弋二切會長樂宮成諸儀

百官群臣朝十月適會下十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

義之禮史家先平明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音式餌切傳

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陞陞數百人俠與

陞皆數百人也功臣列諸侯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鄉皆讀曰饗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戟傳警傳警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下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置法酒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拜通為奉嘗文帝即位初太中大夫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  
具其儀法草謂創造之帝謙讓未皇也皇暇也自以爲不當改制

十六年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武帝卽位初招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議立

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

言不說儒術說讀曰悅其事乃廢至建元元元年始議立明

堂

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右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言其險隘不顯敞帝敬治

明堂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

公王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王舟此蓋其舊族也

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

圍繞也

爲複道上有

樓從西南入名曰昆命天子從之人以拜祀上帝焉

於是帝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平帝元始三年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

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

輅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謂新定此制也併者步昂切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烏桓來降邊境無

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司空張純以

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  
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嘗而純議同榮乃許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  
戶十二牖以茅蓋上上負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負下方十二堂  
法曰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窓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  
數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以  
茅今蓋以瓦下藉茅有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  
起土作墼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許天子出  
從平城門先立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從北門入  
三月九月者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  
節觀諸侯曰泮宮東西有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宮  
閭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漢官儀北郊臺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

四陛但有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  
南郊之具也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南皆有壇  
二地里群神從食壇下  
南郊焚犢北郊埋犢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

儀是時帝即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

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興尚書旋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

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

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

劣殊軌况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每

見圖書中心慙焉博士曹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  
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  
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焉萬姓獲  
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  
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  
下太嘗太嘗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  
和帝永元五年春正月登靈臺望雲物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  
制度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  
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  
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  
臘以丑牲用白其節毛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  
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  
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擬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  
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  
箇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  
代以從天命而正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  
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改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

月用丑耳

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詔曰漢氏不拜日

於東郊而且夕嘗於殿下東西拜日煩藝似家人之

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

時也至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巳丑夕月於西郊此古禮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交

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禮之制具存魏耶

損益可知也

青龍五年山荏縣龍見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

王始據木德為群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

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

物序其紀綱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

相襲同氣共祖猶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

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誕群后班瑞信使之煥

炳可述於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

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祚之初庶事草創遂襲

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

摠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

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

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

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五  
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  
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  
春龍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二微之月每月  
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晉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  
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  
既不能紹上帝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  
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壘壘之德不著亦惡乎  
已乎今推三綱之次魏得地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  
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

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  
馬建太赤之旗期會建太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  
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祈禘烝嘗巡狩蒐田  
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  
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  
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群臣百辟卿士靖康  
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布露咸使聞知稱朕

意焉按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  
禮之時故也周禮中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  
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會以先代之旗即戎魏  
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白以朝大赤即戎也

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犯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耶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帝天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

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暢矣初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其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嘗以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爲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易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而言之何必以改正爲是耶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

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  
 定民心也易曰乾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  
 從乎天應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為服色以  
 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  
 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  
 氏以十二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  
 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  
 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鉅傳曰一之日  
 周正月二之日發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

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驗後文質相因  
 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武也以前  
 驗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  
 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  
 一月為正後雖百皆以前代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  
 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樂稽曜加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  
 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太平受禪猶制禮  
 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  
 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

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文質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梯中書劉放中書侍郎刁韃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嘗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至是始定

晉文帝為晉王命司空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祐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

成立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禮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較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為史筆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太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格畜未逮請施行

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

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紜遂不時定

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

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因殊

其郊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  
五郊改五精之郊皆周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是年二月丁丑郊祀  
宣皇帝以配太宗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  
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  
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又從之一如宣  
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  
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  
廢久矣乃今後講肄舊典賜太嘗絹百疋丞博士及

學生牛酒

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袞珪  
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  
軒使使持節兼太嘗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雍

懷帝卽位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辛卯親郊祀饗配之禮初尚書  
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雒邑乃脩之司

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

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嘗華嘗中書侍郎唐亮皆同組



議事遂施行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晉之舊也

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曰有變更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卽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臺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曹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

二十一年十月命刺史郡守脩東郊耕籍之儀

孝武卽位初軍府造次不曉朝章徐爰素諳其事旣至莫不嘉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大明五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六年置凌室脩藏冰之禮

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先是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來太祖以其地爲樂遊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

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村東其地又以爲湖乃  
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東湖北郊  
還舊處

南齊太宗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  
德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儉議也

梁高祖天監九年有事靈壇以爲雨旣類陰而求之

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旣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雲

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初大雲國

南除地爲壇  
至是改焉

十二年太嘗丞虞曠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

下脩廣之致堂崇一筵故僭高九尺漢家制

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室三制

同但慮以九尺爲度制可於是毀宗太極殿以其材

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

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

五黑帝配帝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

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初高祖以明堂在國之

陽其祀之法猶依齊制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群

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唯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

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援援神契亦云上圓下

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  
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  
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  
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摠義在郊之祭五  
帝則是別義知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  
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  
無有室宋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  
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  
玄之義所辨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  
廢春禴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箇者謂

所記五常明堂之南又有小堂亦辨明堂分為三處  
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  
則有箇名故曰明堂左右箇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  
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无無相干其義是非莫  
定初尚未改至是臚議乃定

十六年四月詔曰人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  
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宰無益至誠有累  
宜造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之八座議以大脯代  
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  
省饌儀其象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脩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引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盛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其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爲之次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皆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僅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

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籥宣適魯始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晋用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正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于奏其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晋初爰定斯禮荀顛制之於前摯

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敦敦穰穰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覲之祥浮溟棧山之賚固亦曰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其泉之法延茲碩學闡西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諱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

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卅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東昏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脩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喻太

半天監元年終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祥時尚書  
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  
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  
家殊實宜以時脩定以爲永準但頃之脩撰以情取  
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  
年不就有名無寔此旣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定便  
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諸五禮各置舊  
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  
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田曹行

參軍兼太嘗丞賀陽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璣掌  
軍禮右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  
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叢植掌凶禮暉  
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繁廣記  
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冊陽尹  
沈約太嘗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勅  
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  
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  
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  
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

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爽前儒所不擇後學所未  
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  
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  
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暴不得  
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令十  
有二秩一百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  
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  
三卷五百三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  
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  
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

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  
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  
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例副秘  
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較定以普通五年二月  
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  
克成周代三千舉其成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頗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  
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紀綱周室君臨天下公  
且脩之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目孔子

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  
 臣以庸識謬司其在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  
 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  
 忘竊竊自今春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脩章  
 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洋信可以懸諸日  
 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忤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  
 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老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  
 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脩始末并職掌人所成秩條  
 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  
 有司按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

大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允被八表施諸百代  
 俾萬世之下知在斯文王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陳宣帝太建五年六月治明堂

十年八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詔儀曹郎  
 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二年命禮官招採古事制三駕一曰鹵簿駕軍戎大  
 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游  
 宴離宮則設之

六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

時事未暇  
多失古禮



孝文帝太和四年八月乙卯詔諸州置冰室十二年  
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

五月丙辰詔造五輅

八月乙巳親定禘祫之禮

戊午詔曰先帝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  
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  
并竈中霤毋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群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  
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嘗准若一依分日

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卽禮不可施行昔  
秘書監薛暹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晦  
卿等意謂臘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按  
舊式推後衆議宜從朏月

十六年正月帝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  
政事每朔依以爲嘗

宣武帝延昌三年十二月詔立明堂

孝明帝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  
定五時朝服

正光二十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章

服初孝文太和甲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各有差以制未用給至是又詔光苻及在朝名學更條章相備焉

北齊文宣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會群議皆

東面臣欽若等曰北齊書無志凡禮儀之事並載敬書君臣名號不知制作何人編也

二年皇太子於北城地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

瑒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執為東面援引經

據大相往復竟徙西面為定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服乘馬遣大司

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軍拜受

以授從此禮畢出受兵甲

隋高祖開皇元年既受周禪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

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九丘於國之南大陽門外道

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

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日

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為方丘於

宮城之北一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天下成方十丈

上成方五丈夏至日祭皇地祇於其上南郊為壇於

國之南太陽大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

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燔怒於其上北郊孟冬

祭神州之神並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四年十一月詔曰右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禘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

五年正月詔行新禮是禮部尚書牛弘奏曰聖教凌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鹵門豈設車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

旅弗違賓嘉之禮盡本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獎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准亦徵採棧王儉禮脩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十三年帝以明堂未立合牛弘辛彥之等定議其後簡較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椽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帝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

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十四年詔以所乘單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五輅

十七年帝謂侍臣曰禮主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饗在祗肅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齊祭之日觸目多感當

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禮未為允群公卿士且更詳之遂下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

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并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

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然自今已後享廟日不煩備

鼓吹殿庭勿設樂縣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次上禱祭軒轅皇帝

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仁壽二年閏十月詔曰禮之為用時義大矣黃鐘蒼

壁降天地之神粢盛莊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

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綿歷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絕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

時郊祀之節衣冠服麻葛之降殺是非異說踏駁殊塗致使聖教彫訛輕重無准朕祗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于戈之伐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彛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邠國公蘇威吏部尚書竒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若端悞博達古今或罷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寔允僉議同並脩定五禮

煬帝大業元年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明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屠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既定帝幸脩文殿覽之乃令開府何稠起部郎閻毗等造儀上呈二年總了始班下行焉軒冕之盛貫古今矣其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閱

西極文翔鳳司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制禮儀注

制禮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既受隋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

太宗貞觀七年以新禮頒示先帝踐祚之初詔中書

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吉  
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六篇國恤五篇摠百三十篇分爲百卷至是始  
令頒示

十一年三月詔曰先王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  
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  
安上治民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治者其唯禮  
樂乎固以同和無體者非飾玉帛之容崇鐘鼓之奏  
日往月來朴散淳離淫慝以興流澗忘本魯昭所習  
惟在折旋魏文所重止於鄭衛秦氏縱暴載籍咸亡

漢朝循緝典章不備時更戰國多所未是雅道倫  
登茲承久朕恭承明命嗣膺寶曆懼深馭朽情切  
隍憑宗廟之靈資股肱之力上下交泰遐邇又玄  
士氣危既極之於塗炭群生遂性之於軌物與  
言正本夕惕在懷蓋知禮樂之貴者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朕雖德謝前王  
而情深好古傷大道之既墜懼斯文之將墜故廣命  
賢才旁求遺逸探六經之遺旨採三代之英華古典  
之廢於今者咸擇善而論復新聲之亂於雅者並隨  
違而矯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節事

宜窮高深而歸簡易用之邦國彛倫以之攸叙禮之  
律度金石於是克諧今脩撰既畢可頒天下俾富強  
之方有符先聖人倫之化貽厥後昆

十四年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  
極殿列坐而聽焉

高宗永徽二年七月詔曰朕聞合宮虛府創鴻規於  
上代大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  
異時然其立大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  
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遵事孝養而法  
官曠典明堂寢備永言大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

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  
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  
其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詳定於是太  
嘗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內  
宜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  
曹王友趙茲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  
分爭各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為是乃令所司詳定  
形制及辟雍門闕等務從典故

顯慶三年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侍中許敬宗諫中書令  
李義府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嘗少卿韋琨博



士蕭楚才孔志約等脩新禮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

九十九篇奏上之詔中外頒行焉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所損益多

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禮上元

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三年又詔

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乾封二年二月詳議明堂定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不

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之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

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

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

來庭朝野歡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

布政施行猶闕合官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

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

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庶幾

循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短長

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縉紳士子並奏該通

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申永言宗祀

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赴作務從折衷爾朕意焉

總章二年三月丁亥詔曰首出萬物寶顯崇高之位

曾覽八紘無遠嚮明之道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

靈符通神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

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大中

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暨乎西京創歷駁政逾  
繁東漢開基舊章猶闕考圖汶上僅存公王之儀度  
室圭躔纔紀中元之制三方鼎據祚傾於金馬五胡  
塵擾道喪於蒼鷄自此相仍時經版蕩遂使陟配之  
典久淪於縣載端辰之化允屬於隆平朕恭膺寶命  
肅奉瑤圖昧旦求衣爰景忘食賴上玄垂祐宗社降  
靈幽明宅心中外禔福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  
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功標偃革時會委裘固可以  
作化明臺顯庸太室備機之曆既表於嘉名布政之  
官式崇於美制是用求中測景取則陰陽考廣表於

裁圭定卑高於置桀傍羅八柱周建四墉架序儀天  
號基象地窓闔齊布應路竝興導辟水以環階應旋  
衡而結極重阿複道用循測管之模土圓下方仍准  
分著之數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  
勾芒候序入春圃而司儀蓐收戒時下秋園而奉職  
事符神造鈎繩之用畢陳義叶子來豐落之期非遠  
將以肅禋清祀展殷薦於皇靈施彌法宮暢休聲於  
太帝百神執贄咸尊孝饗之風萬國來庭共覩太平  
之政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制作之規可依別勅宜頒  
示天下永垂來葉於是博考經籍爲明堂制度頒下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以象周易乾坤之策屬  
歲饑竟不克建立而寢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  
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  
不生非母不育推燥於濕咽苦吐其生養勞瘁恩斯  
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  
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同報母之慈有  
闕且齊衰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  
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行焉  
則大垂拱四年十二月以東節明堂成制曰昔軒皇

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于嚮室有虞  
輯瑞總章之號旣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  
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  
範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申宗祀之典爰從  
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  
庸昧尹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  
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京輔之縣預紀明  
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  
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昂郊勝壤主邑  
名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

爰籍子來之功式尊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所朝諸侯之位也闢乾坤之秘奧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然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爲明堂者置之二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旣俯邇宮掖恐黷靈祗誠乃布政之居未爲宗祀之所朕以景已之地去宮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禮備之物頗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成之匪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唯云布政負展臨人則茅宇土階

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凡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旣公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遼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室爲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敬誠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注務從典要速以奏聞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是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

是時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遣使來賀

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

臣欽若等曰證聖元年正月佛堂災

興燒明堂並盡至是重造成

號爲通天宮四月御通天宮之端

殿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群后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太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詔令所司詳議奏開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標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後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隣宮掖此之嚴祀有異

寅恭苟非憲章將何執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

廣參詳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

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禮

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

十三年將封泰山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歆初

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因召禮

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

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

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

範來業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

一處帝曰朕正歆如是故聞卿耳於是勅三獻于山

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壇行事

二十年九月以新脩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頒示天下先是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乃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肅高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丘撰成至是上奏之

二十六年四月己亥朔始令太韋卿常緝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寮于殿上列坐而聽之

二十七年勅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則是嘗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等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旣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口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帝御宣教殿太常少卿于休列讀春令嘗參官五品以上正員竝升殿

序坐而聽之

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圓丘方澤依嘗存一  
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饌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  
豕各三餘祭盡隨亦供以備禮明火棧餉之禮亦不  
暇矣

元年建卯月辛亥詔曰朕敬授人時慎徽月令庶無  
極備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與  
百辟卿士舉而行之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其  
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  
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嘗式制曰宜用竹簡  
從古禮也

德宗貞元元年十月詔曰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  
定名宜從事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  
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  
而祝文稱臣以祭旣無益誠敬有黷等威此豈朕禋  
祀聰明昭格上下之意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  
疏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  
釋然依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五方配帝祀文  
勿稱臣餘禮如舊

六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帝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誠誓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戒誓詞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誓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嘗儀從之

憲宗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嘗簡討王彥威進元和曲

臺新禮三十卷 彥威太常散吏於禮閣檢拾自隋已來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撰成三十卷進之特

授太嘗博士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十七日臣等於延英奏事陛下以近歲陰陽不和水旱為害恐作

事有垂於時令施教未合於天心問臣等讀月令因何停廢伏以堯命羲和之官以理四時節授人事至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五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者也兼引高帝時相國蕭何奏云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能法天地順四時以理國家身無禍天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願選氣未應災害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請從來年正月依開元禮讀時令陛下御宣政殿如朝朔之禮兼請太常卿先撰儀注務於簡便以酌時宜所冀簡而易從行之可久從之



明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  
 納用亦致理平開元二十五年十月制自今春夏秋  
 冬常以孟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讀時令至二十六年  
 夏四月朔始令太常卿韋縉讀時令於宣政殿百寮  
 於殿上列坐而聽自天寶已後干戈薦興盛典久廢  
 軍旅以便宜從事法令以變權濟時故大化不行和  
 開成三年二月太常卿王起准勅造禮神十王圖  
 晉高祖天福初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閣宜依唐  
 明宗朝事例施行 臣欽若等曰五代禮志所述五禮  
 皆沿前代無所改易故不編錄

儀注

王者成治定之業垂明備之制大則封禪郊廟社稷  
 之事次則朝覲享宴冠婚之文其或舊章湮沒書記  
 罕存則必訪博見洽聞之士咨該練敏識之流俾夫  
 沿革於古今損益乎名數討河間之陸簡講淹中之  
 舊聞車服羽儀煥然咸序聲明文物浹於天下億兆  
 觀之而悅服夷狄仰之而內向所以傳徐氏之容著  
 曲臺之記載諸油素垂為軌範可不美歟

周周公旦成王時為相制威儀三十 所謂冠婚吉  
 凶益儀禮是

漢叔孫通以高祖為漢王時通為博士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就成也

后蒼元帝時為博士著曲臺記行射禮于曲臺后蒼為記

後漢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撰漢舊儀四卷漢

中興儀一卷

馬伯弟史不載官自此已後不書官者皆史闕建武末制封禪儀

樊儵明帝時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鄭玄為大司農撰哀服譜一卷

應劭獻帝時以前太山太守為袁紹軍謀較尉時始

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

所聞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

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之

記

劉表為荊州刺史撰新定禮一卷

魏荀攸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撰魏官儀一卷

書令詔典若作為魏官儀

王粲為侍中時舊儀廢弛與造制度粲嘗典之

蜀蔣琬為丞相撰喪服要義一卷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與孫韶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

定朝儀

謝慈為齊王傅撰喪服變除圖五卷

晉衛瓘為太保撰喪服儀一卷

荀顛為司空撰晉新儀二十卷

杜預為鎮南將軍撰喪服要集二卷

崔遊為相府舍人撰喪服圖一卷行於世

蔡謨為司徒撰晉七廟錄十卷

范汪為安化將軍撰諸府州郡儀十卷

賀循為司空撰喪服要記十卷喪服譜一卷

環濟為太學博士撰喪服要略一卷

葛洪為散騎嘗侍撰喪服變除一卷

孔衍為廣陵相撰凶禮一卷

劉逵為侍中撰喪服要記一卷

范隆為侍中國子祭酒撰三禮吉凶宗記甚有條義

某璩史失其姓為安成太守撰新定儀注四十卷

有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五卷卦神儀六卷鹵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史失撰人姓名

宋徐廣昔末為漢祖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

儀注又撰尚書儀曹所定儀注四十一卷車服雜注

一卷

何承天為錢塘令高祖在壽陽召為尚書祠部郎中

與傅亮共撰朝儀

庾蔚之為員外散騎嘗侍撰喪服二十一卷

傅暢撰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

范曄為太子詹事撰百官階次一卷

張鏡為新安太守撰東宮儀記二十三卷

徐爰撰家儀一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宋儀注十卷又有宋儀注二十卷宋尚書雜注十

八卷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史失所撰姓名

南齊王儉為衛將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弔答書

儀十卷吉凶書儀二卷

王弘為太保撰書儀十卷

王俊之為光祿大夫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禮儀制

度十三卷

王珪之為長水少尉撰齊職儀凡五十卷永明中其

子中軍叅軍顥啓上詔付祕閣

按隋書經籍志有齊鹵簿儀一卷諸律在

右旗圖樣一卷史失所撰人姓名

梁伏曼容初仕齊為太子率更令與衛將軍王儉深

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古今

雜記

何胤仕齊為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

未就而卒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三十人佐胤撰錄

有政禮十卷士喪儀注九卷

按南齊列傳中書郎劉繪吳郡杜栖竝助胤制

禮儀也

嚴植之天監初授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傳  
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函禮撰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錄四十五卷

明山賓為國子博士撰吉禮儀注二百四十四卷禮

儀二十卷孝經喪服十五卷錄六卷

一云吉禮儀注十卷賓禮儀注

十卷

陸璣撰軍禮儀注一百九十二卷錄二卷

賀瑒為步兵較尉領五經博士撰賓禮儀注一百四

十五卷

一云九卷

司馬襲為晉安王長史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錄二卷

鮑泉為五經博士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一云二卷

謝朓為司徒尚書令撰書筆儀二十卷

任昉為新安太守撰梁儀注十卷

丘仲孚為豫章太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撰

皇典

徐勉為衛將軍撰齊職儀十卷又撰太廟祀又二卷

何點徵侍中不起撰禮儀注九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率撰書儀疏一卷

周遷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撰東宮新記二十卷

裴子野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鮑行卿為步兵校尉撰皇室儀十三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梁雜書

禮四十二卷雜儀注一百八卷梁尚書職儀注四十一卷史人撰人姓名

陳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撰儀禮八

十餘卷

馬樞字要理徵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撰邇儀四卷

鄭灼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

戚衮為國子助教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衮於梁代撰

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按隋書經籍志有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吉禮一百七

十一卷陳賓禮六十五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鹵簿圖一卷史失撰人姓名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為黃門侍郎撰朝覲宴饗郊廟

社稷之儀

李韶為儀曹令孝文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

韶典焉宣武時遷將作大匠勅參定朝儀律令

嘗景為太嘗博士與太嘗劉芳撰朝令未及班行別

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拜謁者僕

謝孝明時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

卷後遷中書舍人與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儀

定服章勅景叅脩其事遷爲中散大夫蠕蠕王阿那  
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  
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時進之下今日爲班且  
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靈太后詔依漢世陰  
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禮與帝交獻景據正以定儀注  
朝廷是之後爲祕書監撰儀注三十卷

邢昕爲中書侍郎受詔與祕書監景叅撰儀注事出  
帝行釋奠禮昕與祕書裴伯茂等俱爲錄義

盧觀爲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雋光祿大夫王  
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

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魏  
儀注五十卷史失撰人

各姓

北齊崔瞻初仕後魏爲大夫中庶子孝明時太子納  
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  
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  
崔昂爲散騎嘗侍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朝儀定國

初禮

趙彥深爲司徒撰吉禮七十二卷皇太子喪禮十卷

袁律脩爲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

禮

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齊儀注二百九卷雜要禮  
三十八卷皇太子序親簿一卷史失所撰姓名

後周周惠達初仕西魏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典章至是儀軌稍備  
薛澄仕西魏為中書侍郎文帝大統初儀制多闕太  
祖令澄與盧辨檀翥等參定之

薛寘仕西魏為中書令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

乃詔寘與少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

庾瑋為司宗中大夫內史撰新儀十編一云書儀十篇

隋薛道衡初仕北齊為散騎嘗侍武平初詔與諸儒

脩定五禮

宇文弼初仕後周為禮部上士奉詔定五禮

裴政仕周為散騎侍郎與盧辨依周禮建六卿設公

卿太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  
之法事並施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煬帝鎮江都引為揚州博士令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按隋書經籍志有婦人書儀八

卷失所撰人姓名又有梁脩端文儀二卷謝元內外  
書儀四卷蔡起書儀二卷李穆叔趙李家儀十卷錄  
一卷釋曇瑗僧家書  
儀五卷失其朝代

唐竇威隋末為考功郎稱病去官及高祖定關中引

為相國司錄草創儀制多威所定高祖嘗謂裴寂曰

叔孫通不能加也

令狐德棻累官大嘗卿撰皇帝封禪儀六卷



張文琮為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

姚璠為納言則天將封嵩嶽命璠摠知撰儀注

路敬淳為太子司議郎崇賢館學士數受詔脩緝吉

凶雜儀

韋叔夏為春官員外則天將拜辟雍及享明堂皆別

授制其當時儒者祝欽明郭山暉撰定儀注凡所立

義眾咸推伏久之歷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下制曰

吉凶禮儀家國所重博士亦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

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博涉經史多所諳練委以參

掌奠得精詳自今禮司所脩儀注並令叔夏等刊定

訖然後奏進

鄭餘慶為右僕射憲宗以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

度有垂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為詳定使又以

行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副知詳定右司郎中

崔暉吏部郎中陳諷刑部員外楊嗣復禮部員外庾

敬休並充詳定判官從餘慶之請也朝廷儀制吉凶

五禮咸有損益焉

韋處厚為翰林學士敬宗寶曆末樞密使王守澄議

立文宗問儀於處厚處厚諛博今古一夕制置無不

得禮且日詰旦江王宜先下教布告群臣言已平內

難下教訖群臣然後合班勸進禮畢太皇太后當有  
令奏册江王即皇帝位於是一如處厚議

後唐劉岳爲太常卿文學之外通於典禮明宗天成  
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至今行於世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

作樂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傳曰功成作樂  
又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古之應期運改正朔一  
統類協群志未有不正金石之聲定綴兆之容以象  
乎功德以和乎人神者也三五而降因革殊制曷嘗

不參考鍾律推本天理和聲而通乎政成文而協於

雅以共祀事以導物情與德音而共流偕禮容而為

盛至於千戚羽旄之物鏗鏘鼓舞之變損益云異訟

襲不同若乃宣暢乎鬱堙被飾乎宴喜以節百事以

行八風法象之所存治道之所出非可以暫廢者也

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陽氣畜積

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故士達作為五絃之

瑟以和陰陽以定群生士達朱襄侍臣

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也投

是信躍足謂終也一日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

五日敬天嘗六日達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總禽獸

之極樂之八篇名也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基一云伏羲有網罟之詠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一云神農有五絃

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也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

之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也山比日陰取竹之谿谷以生空

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鈞斷兩節間其以為鍾律管也谿或作嶰

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

鍾之宮日合少次制十二簡六律六呂各有管故以之

阮隃之下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

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黃鍾之宮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

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也黃帝又令伶倫為管援鑄十二鍾和五

音以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

曰咸池奏十二鍾樂名謂之咸池是時岐伯作鼓吹葢短簫饒歌

秦邕曰軍樂也所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

少昊作大淵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也空桑邑也乃登為帝惟八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也風化也其音若淒鏘帝顓頊

好其音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也命之曰承

雲一云顓頊作六英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上帝乃命鱣先為樂倡

也鱣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鼓擊也其音英英英英和盛貌

帝嚳命咸黑作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僅有作為擊

鼓鍾磬吹苓展管箎鞀推衝帝嚳乃令下兩手相擊曰下

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帝嚳

大喜乃以康帝德康樂安也

帝堯立乃命鄭為樂鄭乃效山谿之音以歌鄭當為夔乃

以塵鞞宜正而鼓之擊鼓乃捐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

之音以舞百獸鼓搏乃拌五絃之瑟辨猶分作為十五

絃之瑟命之曰大嘗以祭上帝一云堯作大章又以陰多伏

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有洪水之災民氣闕闕過筋骨

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道之

帝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一云堯有十五絃之瑟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

是禹典九韶之樂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致異物鳳凰來翔又

命夔曰汝典樂教胄子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律謂六律六呂中十二月之音氣也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擊

所以作樂也搏拊以韋爲之實所以節樂球王磬此舜廟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脩樂和故以祖考

來至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

德有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笙鏞以間鳥獸

鑿鑿鏞大鐘間缺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鑿鑿然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樂之脩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脩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不待九

而率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又云夔始作樂

以賞諸侯任賢治立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夏禹畢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一云九夏

殷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循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周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全

丹于元通 掌禮部

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

武王作大武 武王以功定天下也 又奏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

舞故作維清之詩焉

成王始作樂而合乎祖作有瞽之詩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

大合諸樂而除之 諸侯助祭遣於廟作臣工之詩

周公居攝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作清廟之

詩以歌焉又作勺 言勺先祖之道也 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

妃之德春官大司樂舞教國子 公卿大夫之子弟也 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 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

能成各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以出入得以有族類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

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律長九寸各因而二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故語曰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鍾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呂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

者謂編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鬼動物小贏之屬虞書曰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侯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融於下擊石拊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之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

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黃

鍾之鍾大呂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導之也天神五音及日月星辰王

考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王者祀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陽聲第三者應鍾為之合咸池

大成地祇所祭于此郊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

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也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王之四

祀四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

用此樂也歟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

者函鍾為之合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者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

姜源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毋周立

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由無所犯是以乃奏無射歌

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祿之也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

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

公先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

入則令奏昭夏二夏皆樂章名凡日月食四鎮五嶽摧大愧

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水山陶州之瑩無

閭冀州之靈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

吳在雍州嘗在并州愧猶怪也大怪之異災謂天地

之奇變若星辰奔竇及地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

春秋傳口壬午猶澤萬人去籥萬言人則去者不入

藏之可知大札大災大凶大臣死凡國之太憂令弛懸

知也札疫厲也凶年也災水火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也

秦始皇更周房中樂名曰壽人又更周舞名曰五行

舞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大祝迎神於廟

門奏嘉至嘉善也善神之至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

之節猶古采齊肆夏

歌樂在逸詩

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

不以箏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

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

叔孫通所奏作也

美神明既享

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

有房中祠樂歌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唐山姓也周有房中樂至

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歌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四年作武德舞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

高祖仿秦

六年更舜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作昭容樂

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主出武德舞

言昭容樂生於武德

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

舞人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

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十一年高祖破英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與故人父

老相樂醉酒觀樂作風起之詩令沛中父兒一百二

十人習而歌之

惠帝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房中樂為安

世樂

文帝時樂人竇公

極譚新論云竇公年八十歲兩日皆昏文帝奇之問師何至此對曰

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獻其書乃周官大宗

伯之大司樂章也帝自造四時舞以示天下之安和

也



景帝元年十月詔高廟酎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

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之舞昭明也

德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於此起采詩夜

誦采詩采取百姓謳歌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有趙

代秦楚之謳初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

曰民間祀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

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

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秦帝一謂秦吳也不

故破其瑟琴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祀秦一后

王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坎篪瑟自此

起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迭為

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

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皆祠

至明十九章歌練時日一帝臨二青陽三朱明四西

天門十一景星十二齋房十三后皇十四華燁燁又

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時河間獻王德有雅材亦

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一云河間獻

王好儒與毛嘗存肄之也歲時以備數然不嘗御嘗御及郊廟

作樂一

皆非雅聲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入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宣帝本始二年六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消選休成消除也除惡選美成者也又奏罷鞞繡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是時謁者恒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

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

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頗先帝聖德博受兼聽

脩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謂謂論習也故曰公

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

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

成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

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表顯也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論語中孔子之言河間區區小國藩區區小貌

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有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况於

聖王廣被之資被猶覆也脩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

也事下公卿以為迂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

尤甚黃門名昌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

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也淫侈過

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

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

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

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人足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

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地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

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即

卿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

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

人並越健善舞與之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郡今之巴州俞即今之俞州歌

鼓員二十四人楚巖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

鼓員二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

八人相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

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招讀與兼

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

丹府... 作樂一... 德剛及別村主調篪負二人篪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聽工以

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負各一人僕射

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等工負三人一人可罷

等笙類也琴工負五人三人可罷柱工負二人一人

三十六簧柱工主等繩絃工負六人四人可罷絃琴瑟之絃繩言工

可罷瑟之柱者鄭四會負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

糾合作之也九可罷張瑟負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二十人十

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

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

樂鼓員十三人綴樂雜凡鼓八員

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等

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嘗從倡三十人嘗從象人四人

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詔隨嘗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

人秦倡象人負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負九人

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負十七人巴四會負十二人

銑四會負四十二人姚國名齊四會負十九人秦謳負

三人齊謳負六人等瑟鐘磬負五人皆鄭聲可罷師

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桐音動以馬乳

爲酒撞桐乃成也馬駱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

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

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成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四月平公孫述傳送述瞽師

郊廟樂器保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

所見於聲審也郊廟之器罇罍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保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輿者車

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增廣郊祀高

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翽育命舞北

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五部春歌青陽夏

歌朱明竝舞雲翽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竝舞育

命之舞季夏歌朱明蕪舞二舞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

標以俟君子初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漢身受命仍

有封禪之事而禮樂衰壞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

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推

出尚書璇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

是歲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

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皆不相襲以明功德

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

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

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都傳之無窮孝宣帝制成  
 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  
 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  
 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  
 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曰大武之舞元  
 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  
 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璣鈴曰有帝漢出  
 德洽作樂名與虞韶禹夏湯護周武無異不宜以名  
 舞協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也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百官頌所登御

者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  
 功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脩之舞節  
 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  
 蒸祭用其文始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  
 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  
 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  
 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  
 將軍議可進武德之武如故也十月蒸祭光武廟

冬祭

日蒸蒸衆也冬物

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文始舞

畢成可祭者衆  
 者本周武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

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五行武  
以除亂也其舞人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  
之故云初也永平末散騎嘗侍劉劭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帝即位不施行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二月有司奏尊明  
帝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更依  
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二年七月太嘗丞鮑鄴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  
防防奏言鄴上言王者飲食必湏四時五味故有食  
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  
不應月律作可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

和氣宜應明帝始造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間樂經  
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  
奏歌其律誠宜施行湏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  
共作治之考工給所宜詔下太嘗太嘗上言作樂器  
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之奏寢今明詔下  
臣防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  
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  
歲首今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  
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也

五年冬始  
行月令迎

樂氣

冊符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五

十四

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籍田歌用商頌載芟祠  
先農

二年改宗廟樂

三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日思齊姚皇二日六騏驎三

日竭蕭雍四日陟叱根合前六曲

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合帝

作四篇也以為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階

食舉減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曆

數二曲合七曲為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

三曲一日鹿鳴二日重來三日初造四日來安五日

歸來六日遠期七日有所思八日明星九日清涼十

日涉大海十一日大置十二日承元氣十三日海淡

淡魏氏及荀勗傳玄竝為歌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列之者

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即位三月有司奏章帝廟號

曰肅宗其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

不可復知故光武而下廟樂不可記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作樂隨月律

于為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正月律中

人簇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

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周元和已來音度

不調脩繕如舊與



靈帝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  
樂官習誦被聲是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樂聲舞  
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喜矣傳後張衡所賦皆  
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三章和二年中  
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

獻帝建安八年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比郊斯禮久廢

故曰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袁宏紀云迎氣比如始用入佾佾列也謂舞者之行

列佾因亂廢今始備之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

魏太祖以後漢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  
登歌安世詩先是太祖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河南杜

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制定雅樂時又有散

騎即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

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摠領之遠

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鐘磬

文帝黃初元年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

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歌詠故薦之郊廟

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美使四海之

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

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

世上去唐虞樂二千年韶箭南籥武象之樂正聲遺

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  
太祖武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  
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群臣述德論功建  
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歌以  
詠德舞以象事於文爲文於武爲武兼乎文武聖德  
所章明也臣等謹制樂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  
於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於文武之作特以顯其  
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  
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宜以當  
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鐘磬

下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獻酌報酢也在宗廟之  
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德仲尼  
吝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存禘樂  
宿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事於天地宗廟  
此三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開於萬代  
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  
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  
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  
三請乃許之

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閩中范因率賓人

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國爲閩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二曲有矛渝本歌曲安琴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舞本歌曲摠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巴渝師李管仲王歌曲章試使聽之以考較歌曲而爲之改爲才渝新福歌曲琴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惠至是改二日昭武

改宗廟定世樂曰嘉止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招容樂曰昭業樂虛翽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卽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如王粲改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文武皆大廟舞名

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樂舞舞者所執綴旒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

明帝太和中左延年改杜夔三曲更自作聲節初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工皆古聲辭延年改之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日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廟雅樂嘗作者是也

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日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

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  
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  
復用鹿鳴鹿鳴之聲  
重用而除古代禮

齊王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  
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武皆執羽籥武皇帝撥亂  
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  
魏高祖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  
章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是時尚書奏祀圓丘  
以下武始舞者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  
衣絳合幅袴縫絳黑常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  
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庭則

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  
巾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絳黑章鞮咸熙舞者進賢  
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奏可  
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與武始  
咸熙同服不知何冠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  
時歌名今詩歌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  
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歌  
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  
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  
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歌省

讀漢安世歌詩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合儀  
永受厥福毋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祚  
者謂房中爲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  
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詠燕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  
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歌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  
是年尚書又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  
其均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  
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  
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散  
騎嘗侍王肅議曰王者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

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幸  
東巡封禪還祠太乙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需用  
其樂說者爲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益  
謂其羶之不文耳不謂廢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  
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  
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肅又  
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  
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  
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備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  
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

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  
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  
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講萬  
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  
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  
也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  
享亦如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  
其聲歌祭祀則次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  
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  
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

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  
及也高皇大皇帝高祖太祖文昭廟皆宜燕用先代  
及武始大均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  
廟詩頌十二篇不歌先是漢時有短簫撓歌之樂其  
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  
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  
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鈞竿等  
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  
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  
也改思悲翁爲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芑

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  
 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  
 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亾士卒也改戰域  
 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  
 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  
 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  
 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  
 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  
 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  
 邗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  
 其餘竝同舊名

吳大帝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  
 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拯救王迹  
 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  
 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為攄武師  
 言大帝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  
 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大帝命將周瑜逆  
 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  
 志圖并兼而大帝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  
 背德言蜀將關羽背弃吳德大帝引師浮江而擒之

也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大帝與蜀交好齊盟中有  
關羽自失之德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  
大帝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曆數  
言大帝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  
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玄化  
言其時主脩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  
其餘亦用舊名不改

册府元龜



